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王兆鈐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五

元　富大用　撰

都省部

中書省

歴代沿革魏黄初初改秘書省為中書晉武帝以秘書并中書省南齊中書省職置主書令史梁中書省監令各一人後齊中書省管司王言及司進御之音樂

并司令官又領舍人省掌署勑行下宣旨勞問隋內史省監令各一人煬帝大業十二年勑內史省為中書省唐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龍朔元年改曰西臺光宅元年改中書省曰鳳閣開元元年改中書省曰紫微省時謂尚書省為南省門下中書為北省亦謂門下為左省中書為右省或通謂之兩省宋中書省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除授省臺寺監長貳館閣帶職提舉官已上臺諫章奏臣僚陳請興革廢置及內外取旨之事又有尚書省門下省

謂之三省元初有尚書省續以中書省為都省有中書令右丞相左丞相平章重事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參知政事簽書省事斷事官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事管勾掾發司照磨經歷知事管勾在外又置行中書省至元二十四年復改為尚書省

古今事實

有瑞柳樹

呂渭授禮部侍郎中書省有柳樹建中末枯死興元

元年車駕逮京後其樹再榮人謂之瑞柳樹渭試進士取瑞柳為題上聞而嘉之

謂鳳凰池

中書省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

為東西臺

治平二年祖無擇言門下中書與尚書三省其長官皆宰相之任令乃左省在西右省在東不可乞將中

書省與門下省對移唐龍朔中嘗改左右省為東西臺

曰左右曹

漢應劭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為西曹又稱西掖

古今文集

古詩

贈徐幹詩　劉楨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直中書省詩　謝玄暉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瓏結綺錢深沉映珠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兹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朋情已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

中書郎詩　卞伯玉

大方信包含優渥遂不已躍麟龍鳳池揮翰紫宸裏

行省

歷代沿革自魏晉有之謂之行臺魏末晉文帝時諸葛誕散騎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陳泰黄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晉永嘉四年東海王越帥衆許昌以行臺自隨後魏亦置行臺孝武永熙三年罷諸行臺尋詔復以渤海王高歡為大行臺隨機裁處後齊亦皆隨權制而置員焉隋置行臺省有尚書令僕射都事侍郎等員蓋隨其所管之道置於外州謂之行臺尚書省唐武德初以諸道軍務事繁分置行臺尚書省貞觀

以後廢後諸道只各置採訪等使兼判尚書事葢行臺之遺制也宋無行臺省元外道置行省有左右丞參政僉行省斷事官同僉省咨議郎中負外郎都事照磨管勾

羣書要語匡維將士鎮撫疆場儲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顔氏家訓

古今事實

理邊民究

北齊武定八年辛術為東南道行臺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勅術曰江淮初附百姓難向京師留卿為行臺欲理邊民寃枉監理牧守自今以後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理後表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

有王佐才

北史蘇綽為周文帝行臺郎中在官歳餘未見知臺中咸稱其能僕射周慧達稱其有王佐才時文帝與公卿

往昆明池觀魚至漢故蒼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乃召問綽應對如流文帝嘉之乃令綽並馬至池及夜還留綽問以政道臥而聽之文帝乃起整衣冠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

辦槽解圍

獨孤永業後主時為河陽道行臺僕射洛州刺史周武

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曰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忽速是故不出乃連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將軍至乃解圍去

備艇全橋

北齊張亮為行臺左丞高仲密之叛也與斛律金守河陽周太祖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鏁鏁頭施鉤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鉤鉤之分

鏁向岸船不得及橋之獲全亮之力也

專制河南

侯景為南道大行臺位司徒言於神武曰恨不得兵三萬横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翁以作太平寺主神武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仗任若已之半體

拜鎮東都

屈突通判陜東道行臺左僕射時從討王世充世充平論功第一拜陜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東都

中書令

歷代沿革周官内史掌王之八柄掌書王命葢其任也

漢有中書謁者令丞屬少府自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司馬遷被腐刑之後為中書令即其任也宣帝任中尚書官皆宦者為令僕射元帝亦以宦者為中書令謂中人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皆決之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中書宦者更以士人為之後漢

省獻帝時魏武為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此又中書之任也魏黄初初置中書令為秘書改令為監典尚書奏事又置監與令各一人秩並千石而中書典尚書奏事若密詔下州郡及邊將則不由尚書權自此重矣晉監令並第三品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舊尚書并掌詔奏故有中書官而詔悉由中書東晉更重其職多以諸公領之中興之後以中書之任併入散騎省後復置之宋齊亦置監令梁中書

監令並增秩至二千石陳因之以中書分為二十一局各掌尚書諸曹總國機要而尚書惟聽受而已後魏置監令各一人監為正一品令為正二品北齊依魏後周依周官春官府置内史中大夫二人掌王言蓋比中書監令之任後又增為上大夫隋文帝廢三公府僚令中書令與侍中知政事遂為宰相之職煬帝十二年改為内書省唐武德初為内史省龍朔二年改令為右相光宅二年改内史開元初改紫微令

宋中書令正一品以檢校官兼中書令謂之使相宋初未定官制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惟贈官有之太祖太宗時加中書令者惟趙普一人元中書省有中書令為宰相之職掌佐天子平章萬幾

羣書要語掌軍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奉之以釐萬邦以度百揆蓋以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唐六典

宋謝莊讓中書令表 職掌詔命 王獻之中書令啓 壁門天達鳳沼神深絲綸王言出納帝命

古今事實

銅印軺車

晉制中書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軺車

鳳閣鸞臺

自隋唐以來除改百官必有誥勑而其制蓋須申中書門下省故劉樹之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勑

尊寵任職

前漢司馬遷既被腐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

賢明選士

蕭望之以中書政事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遂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因舊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

朝端稱宜

太寧初肅祖詔温嶠曰卿既以令望忠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深密令特以卿為中書令朝端咸稱以為宜

貴倖傾朝

石君防與弘恭皆少年腐刑為黄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以恭為令君防為僕射恭死君防為令

貴倖傾朝

中書並掌

魏黄初中改秘書為中書以劉放為監孫資為令遂並掌機密歷文明齊王三世

中書專任

蔣濟字子通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新者身㢢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政外内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幾莫不祗肅夫人臣匪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

中書五郎

晉諸公讚陳准爲中書令張華爲監與華俱處機密而推崇之每至直詔書無小大先示華了方措意華得詔

書不復示淮故省中號淮為中書五郎其從容如此

中書令公

高允為中書令魏文帝重之不名呼為令公

同車異車

晉記初中監令常同車入朝及和嶠為令荀勗為監嶠意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

大令小令

晉陽秋中書王獻之卒以王珉為中書令世稱大王令

小王令珉父洽永和中為中書令至此珉復紹父人以為奕世令聞

可謂清官

齊王延之代張緒為中書令何點嘆曰晉以子敬季琰為此職今以延之代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為未易

曰真忠臣

高允為中書令高宗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

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言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而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内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諌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也

將授清顯

晉王洽為中書令年二十九將授之從兄胡之遺書曰弟今二十九便居清顯要任敢不敬以先為弟啓義讓

之路焉若年至四五十之間雖復起登公輔亦非吾所豫况降此還者耶洽遂不拜

宜處機近

王珉傳詔曰新除侍中珉才學廣贍理識清通宜處機近以參時務其以珉為長兼中書令

親幸草屋

高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妻子不粒高宗是日幸允第草屋數間布被緼袍高宗歎息久

之曰古人之清豈有如此即賜帛五百疋北史

名付紙筆

徐光幼有文才年十三王陽攻頓丘掠光令秣馬光但書柱作詩賦左右以白石勒勒令名光付紙筆光立作頌賜衣服遷中書令後趙錄

啓乞授子

晉諸公讃華廙為中書監時多事不泄啓世祖乞授子蒼答詔先時荀勗為中書監病風復使息暢書啓事皆

前後相承以子弟管之

表乞除監

王導表曰臣表乞得中書監持節專一所司端誠保傅惟力是視有詔曰昔荀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曰奪我鳳凰池卿諸人賀我耶顧足下處之勿疑

宰相參領

王獻之為中書令啓瑯琊王為中書監表曰中書職掌

詔命非輕才所能獨任自晉建國常命宰相參領中興以來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彌徽德音四塞者也

內樞兼管

宋泰始起居注王言之職總司清要中將軍丹陽尹王景文風尚弘簡情度淹粹忠規茂績實資國道宜兼管內樞以重其任

平和有文

吳志胡沖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為中書令

言語辨捷

張尚有俊才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辨捷見知擢為侍中中書令

風儀秀逸

後魏任城王澄為中書令蕭順使庾華來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中張尋曰往魏任城以武著今以文見美也

進止詳華

唐溫彥博遷中書令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為捍蔽與魏徵廷爭徵不勝其辦天子卒從之其後突厥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云彥博善詞令每問四方風臚傳誥命若成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高祖嘗宴羣臣遣秦王諭旨旣而顧左右曰何如溫彥博

若失一臂

薛收子元超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

監國手勑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

為第一功

房玄齡太宗即位為中書令第功班賞與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皆第一

執政事筆

裴炎輔太子是為中宗改中書令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玄齡以僕射魏徵以太

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
政事堂於中書省

介奸黨間

蕭至忠為中書令時宗楚客懐奸植黨而韋巨源楊再
思李嶠務自安無所弼正至忠介其間獨不詭隨時望
翕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我

父子相失

崔湜拜中書令時父挹以吏部尚書得謝而性貪數為

人請託以干湜湜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玄宗在東宮

數幸其第申欵密

妻子不粒見前親幸草屋注

二員相逼

初嘉貞在兵部而張説已為侍郎及皆相説位在其下

議論無所讓故説不平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

近人頗憚媢帝幸太原嘉貞以贓聞説論嘉貞素服待

罪不謁遂出為幽州刺史説代其處嘉貞銜悔謂人曰

中書令幸二員何相逼如此

四俊見稱

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稱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

倡封禪議

張說進中書舍人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定

撰封禪頌

東封還爲尚書右丞兼中書令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太山以夸成功初源乾曜不欲封禪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五品從兵惟加勲而不賜衆怨其専

屏風隔坐

紀隲景皇時爲中書令隲父亮爲尚書令每朝會輒以屏風隔坐

殿前再拜

大安元年有胡人入雲龍門殿前再拜曰我常作中書監令付都虞候治之

創緑野堂

裴度徙東都留守加中書令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虚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鑿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又於午橋創别墅花木萬株中起凉臺暑館號緑野堂與白居易劉禹

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而精神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三年以病而還東都真拜中書令

進金鏡録

張九齡為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官上壽多獻珍異唯九齡進金鏡録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

衣錦晝遊

魏元忠為右僕射兼中書令請歸鄉拜掃特賜錦袍一

領銀千兩并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手勑曰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辰

布衣位相

岑文本始為中書有憂色母問之荅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輙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産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爾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巳重尚何殖産業耶故口未嘗言家事既任職久賞賜豐

饒皆令弟文昭主之

力諫遜位

郝處俊遷中書令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隂德陽之與隂各有所主不相奪也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陛下為子而守之不宜持國以與人

自後缺位

玄宗時宰相蕭嵩加中書令自張說為中書令後缺此

位四年嵩得之常帶河東節度使

掌文誥職

張九齡一代詞宗為中書令引韋陟為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文誥時人以為美談

有刀筆才

吳薛瑩條例吳事曰胡沖意性調美心識鮮暢有刀筆才閑於時事為中書令雖不能匡矯亦自守不能茍求容媚

奪我鳳池

荀勗自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曰奪我鳳凰池何賀之有

指謂雞樹

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能幾指謂放資也

命停嚴鼓

太宗車駕征遼中書令岑文本卒帝親臨視撫之流涕

其夕帝聞嚴鼓三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索焚表章

馬周為中書令臨終索陳事表章帙手自焚之慨然曰以官案彰君之過求身後之名吾弗為也

身為安危

郭子儀為中書令二十四考以身為天下安危

請言優劣

唐開元二年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每議事請舍人同簽狀凡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以為執見不同者望請别作連本狀同奏若狀語交牙恐煩聖思臣既見官長望於兩狀後畧言二理優劣聽進止則人各盡能官無留事勑曰可

開國舊勳

宋趙普端拱初三入相稱疾上表致仕以普為西京留

守河南尹加中書令懇辭再四太宗賜手詔曰開國舊勲惟卿一人而已不同他等毋即固避

台樞令德

王旦罷相薨翰林學士承旨李淮等奏議曰太尉王旦踐歷台樞將二十載紀律用張方夏咸服藹然令德洽于民瞻贈太尉中書令

古今文集

雜著

韓通贈中書令制　　劉敞

易姓受命王者所以狥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具官定交霸府委質前朝荷戈共歷於艱貞錫壤迭分於戎律朕以三靈睠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勳方疇異渥蒼黄遇害良用憮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潜龍之舊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五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六

元　富大用　撰

都省部

左右丞相

歷代沿革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堯以舜宅百揆舜舉八元八愷為十六相成湯始置二相伊尹居右仲虺居左高宗得傅說爰立作相置諸左右周召公為保

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秦悼武二年始置丞相官
丞奉相助也昭襄始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漢
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
右丞相文帝即位周勃為右丞相位第一陳平為左
丞相位第二勃免平專為丞相武帝用劉屈氂為左
丞相分官屬為兩府虛其右以待四方之選哀帝元
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東京不復置至獻帝建安十三
年復置魏黄初元年改為司徒文帝復置中書監令

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後置大丞相第一品又有相國晉罷丞相復司徒永昌元年罷司徒并丞相後或有相國或丞相省置無常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為宰相之任宋孝武以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如故齊以丞相為贈官梁罷相國置丞相置司徒陳又置相國位丞相上並為贈官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為贈官或闕不置其真為宰相者不居此

官後周置大冢宰其後亦置左右丞相及楊堅為大丞相遂罷左右丞相隋有内史納言是為宰相亦有他官參與焉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以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朝政此丞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輕授常以他官居宰相而假以他官如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

軍國重事之名是也武后龍朔元年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尚書僕射為文昌後復改易宋沿唐制以三公至列曹侍郎同平章事為宰相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虚而不除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為兩相然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復之尚書承而行之則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矣元祐初司馬公相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紹聖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

事既同進呈則不應自駮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蔡京以太師總領三省號公相乃廢尚書令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亦虛而不除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何文縝將拜相乃先乞復太少宰為僕射吳正仲當制請更為丞相不從建炎三年吕元植初相議者請併三省為一於是元直觧中書侍郎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道七年十二月詔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

元置左右丞相位在尚書令之下平章政事之上

羣書要語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書舜典 納於百揆百揆時敘同上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堯典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益稷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臯陶拜手稽首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同上 時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詩長發 夢帝賚予良弼以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置諸左

右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書說命）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烝民）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冢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並同上）理百官而察萬民平邦國而和天下（楊盈川集）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韓進學解）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與（唐房杜贊）當左輔右弼之寄總代天理物之名

典領百僚陶融景化唐代宗大歷二年詔九功不叙咨爾緝熈五品不時咨爾寅亮必廣大其志無徼察為公常其道以秉彝裕其體以臨下唐李絳制位愈高而士愈戴禄愈厚而人愈懷唐元稹加階制從容鼎位光賛大猷玄冕赤舄在帝左右又云推忠導善達四方之志弘往納來成天下之務杜佑碑武明七德文洽九歌棟才斯全鼎味以適呂蒙正集宰相者上熈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孔稚圭為王敬則讓司空表天方賫予人具瞻爾張弘靖制

詩句絳灌歸衡宰後漢鄺炎詩皇佐揚天惠四時無交兵

曹子建一氣轉鴻鈞杜大厦須異才廊廟非庸器文榮

公鼎軸老烹幹力健倔韓文公貴相山瞻峻清文王絕

瑕同上稷契光虞夏伊呂翼商周南史王儉有宰輔志少村館

經春瑞氣浮當時曾約相車遊白樂天平生五色線願

補舜衣裳杜牧之旱歲天教作霖雨明時帝用補龍山

王建上張相公終當持一筆再入福蒼生劉夢得送令狐相公有官居

鼎鼐無地起樓臺魏野上寇萊公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

鼎佐無為王仁恪上 玉鼎升黄閣金章謁紫宸任希古傅相國

令朝静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歐陽修 但令端委

坐廟堂北狄西戎談笑了蘇子瞻 不羞老圃秋容淡且

看黄花晚節香韓魏公詩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杜子美詩

吾愛房與杜魁然真宰輔黄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

左轄頻虚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唐皮日休

臣須杜 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

得麒麟沙汰江湖濁調和鼎鼐新杜 十年紫殿掌洪

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厚宴龍津李德裕詩

古今事實

黄閤朱門

鄭玄云朱門洞啟三公之正色三公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黄其閤以示謙不敢斥天子疑是漢舊制也又漢書儀丞相聽事閤曰黄閤

金印紫綬

漢丞相金印紫綬黃扉朱旛所以異車服於百辟也百官

制又丞相相國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

同上又天子之相號曰丞相黃金印而尊無敵秩加二

石之上賈誼新書

柱石之臣

丞相王商國家之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詘節漢元后傳又宰

相國家柱石不可不強吳陸凱傳

棟梁之用

隋大業中高孝基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又宰相之門豫章梧栢雖小已有棟梁之器（南史陸凱傳）

有宰相器

何武初為郡吏時太守何壽知武有宰相器（前本傳）又寇恂明經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及從吏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謂其有宰相器又孟康薦崔琳曰竊見司隸崔琳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分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

之良材漢崔琳傳

有宰相體

後朱浮論吳起與田文論功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

五龍夾日

狄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而人不及知故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

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世以為知言本傳

一柱承天

姚崇與張說有隙崇死謂其子曰我死張說來弔爾以我平日寶玩盡列於前如說屬目即舉以獻之就問其求神道碑纔得即模刻以示外此人見遲稍緩即悔彼不顧則吾族無噍類矣子如其言說來果屬目稱去後即以獻之遂求所為文說許之故其碑曰一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深後說悔來索則碑已

模刻矣說嘆曰死姚崇猶能筭生張說後譖不行唐紀

論功第一

漢高祖五年論功行封上以蕭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功臣皆曰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又論位次皆曰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曰曹參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粮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參等百數何

歟於漢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

人物第一

唐李揆同平章事帝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之羽儀乎本傳

一代冢臣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位冠羣公為一代冢臣蕭曹本贊

一代偉人

姚狄蘇宋皆一代偉人或三入相再入相未有不久於其事能成令名焉

漢室伊周

周勃登輔佐正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室伊周

江左夷吾

晉桓彝傳王導為丞相彝見導極談世事還謂周顗曰向見江左管夷吾無復憂矣

蕭曹丙魏

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

房杜姚宋

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持正守法三人志操不同然叶心輔佐使賦役寛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蕭曹畫一

蕭何甍曹參聞之告舍人曰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代何為相事無所變更遵何之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丙魏相濟

漢魏相為相丙吉代之相嚴毅吉能濟以寛同心為政上皆重之

謝安風流

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

嘉貞風操

初天兵使張嘉貞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令告者一不當即罪之恐塞言路天子以為忠且許以相及宋璟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詔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因閱表䟽遂得其名即用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不對錢穀

周勃為右丞相上問勃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謝不知上問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君主何事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撫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

不問鬭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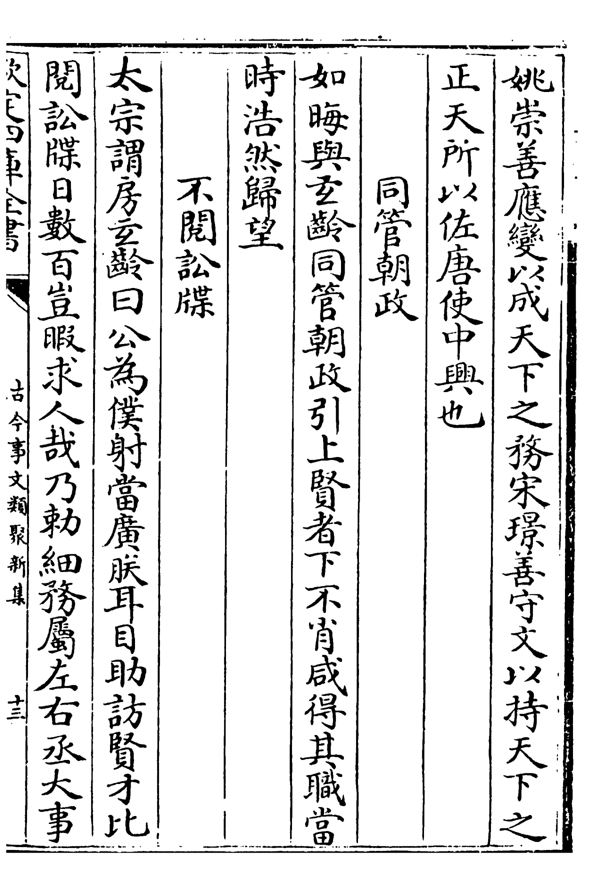
丙吉出逢羣鬭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

牛牛喘吐舌使騎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前後失問
吉曰民鬬傷京兆尹職當禁捕宰相不親小事非當於
道路問也方春牛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三公典調
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為知大體

遜直濟文

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以直
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

應變守文



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

同管朝政

如晦與玄齡同管朝政引上賢者下不肖咸得其職當時浩然歸望

不閲訟牒

太宗謂房玄齡曰公為僕射當廣朕耳目助訪賢才比閲訟牒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勅細務屬左右丞大事

闕僕射

興仆植僵

太宗用玄齡如晦於大亂之後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燦然罔不全雖數百年猶蒙其功然求所以致之蹟逮不可見

獻可替否

唐蘇頲與宋璟同當國相得歡甚璟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

盡公不顧私則令丞相過之

不負天子

陸贄為相所言皆拂帝短或規其太過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總領衆職

前魏相字弱翁宣帝即位遂為丞相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

開誠布公

蜀先主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丞相其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評曰亮之為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可謂識治之良材

同心濟謀

唐杜如晦方為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二人深相知故同心濟謀以佐佑帝故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

憂邊思職

前丙吉代魏相為丞相吉馭吏出見驛騎馳赤白囊馭吏隨至公車知虜入雲中吏歸白狀吉召東曹案邊長吏科瑣條其人詔問虜所入郡邑吉具對見謂憂邊思職

薦賢助國

李吉甫執政謂裴垍曰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君精鑒為我言之垍即崖畧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於朝天下稱得人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

開閤延賓

公孫弘既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賛佐理隂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材堪九列將軍中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躬自菲薄俸禄皆以給之

起家薦人

田蚡以肺腑為相起家薦人或至二千石權移主上

為真宰相

隋高熲有文武之大畧明達政務朝野推服議者以為真宰相本傳又上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略達時令文中子又王商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真漢相矣

為救時相

唐姚崇任用政事委積𤣥宗謂盧懐謹曰朕以天下事

委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出須臾裁決俱盡顧謂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終其身公所為法随復更之祇可謂救時相崇曰救時相豈易得哉

以春秋相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宰相

以明經相

韋賢為丞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宰相故鄒魯

諺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布衣登相

漢制常以列侯為相唯公孫弘布衣登相位武帝乃封為平津侯其後為故事至丞相而封自弘始

宗室進相

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幾亡天下李程和曁在位無所發明其餘皆以材稱職號為賢宰相

一日台司

唐王徽為相只一日中書五年二月除昭義節度徽上表乞免詞曰六年内署雖叨捧日之榮一日台司未展致君之懇

一歲至相

唐李訓起流入一歲而至宰相

二期至相

宋鎬起布衣二期而至宰相

十年至相

李絳十年之間位至宰相

八十為相

張柬之為相年且八十矣

二十三年

房玄齡以盛德居相位二十三年

二十四考

郭子儀校中書令二十四考

為兩朝相

隋高熲事文煬兩朝有文武大畧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論者謂真宰相

再升三入

唐宰相再入者長孫無忌狄仁傑李吉甫三入者劉幽求張延賞鄭畋四入者韋巨源姚元崇韋安石五入者蕭瑀裴度

又朱璟謝表云再升台座三入冢司

十拜四登

裴度十拜相詔四登帥壇除平章事制

父子至相

前漢平雷傳云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又唐戴冑子至德父子繼為相

兄弟並相

卞粹以清辨兄弟六人並登宰輔世稱卞氏六龍

唐李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復相令德裕自入如父年

鎮南外入相一如父之年

八葉皆相

唐蕭瑀傳自瑀逮遇凡八葉皆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繼踵皆相

漢楊震論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聲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先世韋平方之蔑矣賛曰楊氏載

德乃世柱國

九十八族

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其盛有如此者

輩行不名

陸贄以才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

尊任不名

李吉甫還秉政八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

詔賜堂封

唐源乾曜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帝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户三百堂封自此始

詔給堂餐

唐開平詔丞相尊位而堂廚未給無餐錢其令日食萬錢之半續通典

賜白羽扇

張九齡在位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末自況曰苟效用

之得所雖殺身而何恡

賜熟釜銘

鍾繇魏國初建拜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茲度矩

賜筯表直

宋璟為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筯令内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帝曰非賜汝金葢

賜卿笏以表卿直也

賜酒賞言

李吉甫盛賛天子徳憲宗欣然絳曰今日西戎内訌烽燧相接誠陛下焦心求濟時之日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酴醿酒

拜相沙堤

唐故事凡拜相之後禮絶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城東街名曰沙堤

朝會火城

每元日冬至大朝會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珂傘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似火城宰相火城至則衆皆滅燭以避之

金甌覆名

唐玄宗命相皆先御書其名案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而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知其誰耶射中賜巵酒肅宗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

紗籠護身

唐卜者胡蘆生筮卜甚驗李藩嘗問生生曰貴人也在紗籠中李問所由終不復言後有新羅生言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也

以銀為信

鄴侯傳代宗欲相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名當以銀為信忽除銀青光祿大夫泌知載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

設榻以待

唐制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李峴至即敕吏撤去

去卿失左右手

房玄齡為相十五年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帝遣吏謂曰遜誠美德也國家相眷頗久一日去卿如亾左右手

去卿如斷一臂

高宗幸洛陽詔薛振與太子居守上曰朕之留卿若去

一日若斷一臂闕西重事悉以委卿

槐枝應相

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堂舍屋春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惟福一人歷七鎮使相

槐音入相

唐尚書省南門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木

焚香擇相

唐廢帝欲擇宰相問於左右皆言盧文紀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内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筯抉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

經函龍骨

僕射裴遵慶母皇甫氏少時常持經經函中有小珊瑚樹異時忽有小龍骨一具立於側時人以為裴氏祥上元中遵慶遂居宰輔云

宰相金榜

崔昭暴死復生云見冥間列榜備書人間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列銀榜州縣並列長鐵榜曉之

夢神授筆

五代唐末帝時馬裔孫赴闕宿邏府其地有神祠夜夢神手授二筆及為翰林學士裔孫以為契夢筆之兆洎入中書上政事堂吏奉二筆如夢中所授者

夢錦半臂

貞元中相國竇參為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徳宗召對於便殿以錦半臂賜之黙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上以某叨居顯位將給半禄俾我致政乎客有解曰半臂者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夢金字碑

唐杜相鵬舉父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也已

作者金塡其字未作者列名于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其鳥偏榜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

一言寤主

漢田千秋無他材能術業特以一言寤主旬月取宰相世未有也

十事要君

姚崇以十事要説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

懷慎伴食

盧懷慎開元中遷黄門監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機密懷慎自以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味道模稜

蘇味道前後居相位數年不能有所發明依違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模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為蘇模稜

立本丹青

唐閻立本既輔政但以俗材應務無宰相器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時人有語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妄男千秋

武帝征和三年以田千秋為丞相千秋無材能學術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世未有也後漢使至匈奴單于怪而問之曰聞漢初拜丞相以何用得之使者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非用賢也妄

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

歇後鄭五

鄭綮每以詩謡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藴未盡因有司上班簿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多俳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吏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吏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

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

指鹿為馬

李斯既死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輙決於高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黙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後羣臣皆畏趙高遂有望夷之禍

牽犬逐兎

秦用李斯之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秦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及二世即位聽趙高之譖使高按斯下獄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自負於國有功實無反心乃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棄去弗奏於是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子曰吾與汝復牽黄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可得乎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味道春雪

唐武后時三月大雨雪蘇味道以為瑞率羣臣入賀王求禮曰宰相調燮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渠為瑞雷耶

景佺秋花

唐武后嘗季秋以梨花示宰相以為祥衆賀杜景佺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為灾今草木黄落而木復花瀆陰陽也恐陛下布徳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

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武后曰此真宰相也

嘆稱亡鏡

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傾逝一鏡亡矣

命停嚴鼓

太宗將伐遼時岑文本為中書令凡所籌度一以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

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而終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七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王兆鈖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七

元 富大用 撰

都省部

左右丞相

古今事實

文正大雅

宋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

謂之大雅

萊公大忠

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却夷狄修宗廟天下謂之大忠

呂端持重

呂端為相持重識大體每奏對同列多以諸公罕所建明一日内出手扎戒曰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

蒙正無隠

呂蒙正為相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隠

善處大事

大中祥符九年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能斷大事

元祐元年司馬光言竊見文彦博沉敏有謀略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功效顯著此天下所以共稱也

文武大政

景德元年上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卿等當詳閲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

危疑大節

韓魏公琦為相十年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故能光輔三后大濟艱難坐置天下於泰寧公之力也

用論語相

趙韓王普傳太宗時普曰臣用論語一半佐太祖定天下一半佐陛下致太平普為相日每纔歸朝則亟闔戶自啟一篋取一書而讀之終日雖家人不測也及翼旦出則是事決矣用是為常後普薨家人始得開是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篇又李沆嘗喜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用讀書人

太祖云作宰相須用儒者又云宰相須用讀書人嘗勸

趙普以讀書普晚年手不釋卷

作釣魚詩

呂正惠公參知政事多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時呂蒙正

為相會曲宴後苑上作釣魚詩斷章云欲餌金鉤深未

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

不殖貲産

上因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貲

產真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相以為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長編

不徼寵澤

呂文穆公蒙正為相國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姻戚徼寵澤言行錄

不受苞苴

慶歷中杜衍為相苞苴貨賄不敢到其門時號清白宰相事畧

不為驕侈

王旦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富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旦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言行錄）

封還内降

寶元四年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救僥倖每内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上前諫官歐陽脩見上上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内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長編）

奏格内降

趙忠簡公鼎遷左僕射平章事公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之所當名用者容條置座右一一奏稟行之凡内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為賢相言行録

補奏復進

韓王趙普嘗欲用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徐拾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其後果稱其職

事不容啟

真宗問李沆曰人皆有容啟卿何獨無沆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容啟人臣有容啟非讒則佞臣常惡之

抑求使相

李沆為相石保吉求為使相仁宗以問公公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遂寢其事

抑求節度

王文正公旦為相宦者劉承規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将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内臣不過留後

戒抑貪進

王文正公曰可惜張師徳向丈簡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説師徳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向公稱適有

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恥以戒貪進激薄俗也長編

除却例簿

景德三年宼凖在中書喜用寒雋舉措多自任同列忌之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以進賢退不肖也卻而不視同上

不用浮薄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帝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

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如梅詢曾致堯是也帝深然之故終帝世數人皆不進用

稍旌恬退

文潞公為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競者知愧乃薦王安世韓維張瓌皆擢用焉

薦人不知

王文正公所薦人未嘗知寇準私公求為使相公驚曰

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

薦姪大用

呂文穆公致仕真宗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材也遂至大用

夾袋疏賢

呂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天下無事善甚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事也公夾袋中有册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竊籍記名

王文正公為相賔客滿坐無敢以私干之者公察其可

與言者名與語詢問四方利病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

不市私恩

李沆為相有求差遣見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顔温語以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絶之若其不足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又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

市恩意於人或問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以須使知出我門下耶

大耐官職

向文簡除右僕射上謂李昌武曰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賓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昌武入見之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

除端揆自非眷倚殊絶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使人至厨中問有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旦再對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言行録

爭事上前

韓魏公言慶歴中與范希文富彦國同在兩府上前爭事各别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正如推車子其心主於行而已魏王别録

決策親征

澶淵之役冦公首乞親征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上召問之公曰誰為此謀者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上悟遂決澶淵之行公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謳歌諧謔諠呼達旦或就寢則鼻息如雷上使人視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時人比之謝安（長編）

大事自決

韓魏公琦為相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陽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于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宰相體同上

細務進狀

治平三年上謂宰臣曰朕日與卿等相見每欲從容議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頗多不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有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務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者歸有司中書降敕而已長編

奏陳水旱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王旦為參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言行錄

奏辨災異

富弼傳神宗朝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至者弼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

去亂亡無幾矣即上書明其決不然者事畧

不賀蝗死

李沆為相時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長編

凡事問旦

真宗朝王旦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祥符之間頌聲洋溢旦之力也兩府凡有大

事真宗曰曾與王旦議否旦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

分紀

屬意相端見前作釣魚詩

兼判樞院

慶歷二年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改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命平章事呂夷簡兼判院事而章得象兼使慶歷五年宰臣賈昌朝陳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則

同有唐别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相輔亦帶使名至于國初尚縁舊制乾徳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兼持大柄向以關陜未寧兵議須一復兹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廷防邊有序顧罷兼樞密使從之長編

出為都督

紹興七年金人與劉豫合兵入寇以右僕射張浚為江淮都督出視師

士夫相慶

文彦博富弼並命是日宣制上遣小黄門覘於庭士大夫皆相慶得人後數日歐陽脩奏事上以語脩且曰古人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並同上

中外鼓舞

陳康伯時敵兵再犯淮甸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中使即家居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制出中外鼓舞言行錄

朝野慰望

蘇頌自至和中入相居京師閭巷之人皆聞頌名至是朝野相慶明日上語執政曰蘇頌甚慰人望長編

都民遮留

司馬公過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都民遮道呼曰公毋臨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

兒童皆知誦

施點字聖與誠齋楊先生以書遺公曰若盛德大業丕積宏模兒童走卒皆知公而誦之至於斟酌元氣調和鼎羹恢然有所兼容慨然無所顧慕用力勞而收效愽者某知之天知之非兒童走卒所與知也言行錄又司馬君實作相蘇東坡以詩賀之曰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宦官不知名

仁宗問王素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臣何敢言上曰姑

言之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充其任仁宗曰如此則富弼可素曰陛下得人矣良編

名聞遠方

富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遠方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

敵問起居

司馬光為政逾年而病居其半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急務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

之碑光在相位遼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敵中者敵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長編

天子命坐

宋初宰相見天子必命坐賜茶有大政事則面議之自餘號令刑賞但入熟狀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

元老不名

真宗初即位對宰相皆不呼名呂端等再拜懇請帝曰

公等顧命元老朕何敢比先帝乎長編又淳熙七年上宣諭曰每日常朝可同後殿之儀不必呼丞相名趙雄奏君前臣名禮也臣豈敢當陛下欲少更朝儀須俟他日有碩德在位施行未晚不可自微臣始孝宗聖政

鼎鐺有耳

開寶九年雷德驤言趙普强市人第宅聚斂財貨上怒叱之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之臣乎長編

鼻能吸醋

范魯公質嘉謀偉量時稱名相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即可為宰相矣

賜商霖字

張文忠公商英傳時久旱不雨彗出天心商英拜相之夕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書商霖一尺字賜之

賜車攻詩

趙鼎為相上御書車攻詩宣示宰執鼎入謝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厲以修政事攘外

趙吕並命

端拱元年參知政事吕蒙正為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上諭趙普曰卿勿以位髙多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舉賢良彌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寛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

三相當國

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當國咸平中吕文穆李文靖向文簡當國至和中文潞公富鄭公劉公相當國退朝錄又嘉熙初喬行簡平章事李宗勉史嵩之為左右相邸報

三居相位

宋朝以來三居相位惟趙普與吕蒙正事畧

再世三世為相

宋朝再世父子宰相二家呂許公申公韓魏公儀公朝野雜記又三世宰相呂文穆公從子文靖從孫正獻近時史越王浩子衛王彌遠孫嵩之三世為相

祖孫兄弟並相

祖孫宰相者一家曾魯公欽道兄弟宰相者一家韓康公莊敏

相三十年

端拱元年五月普常戒其子弟曰吾受寵踰分固當以

身許國私家之事吾無預焉爾等各宜勉厲勿重吾過故自宥命升宰相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為其親屬求恩澤者長編

末四十相

宋朝未四十相者范覺民三十一吳元中何文縝皆三十張魏公三十九朝野雜記

輔政十年

王曾姿質端厚人莫敢干以私其名重天下前後輔政

十年其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曽曽曰

夫執政恩欲歸已怨使誰當仲淹伏其言長編

為相一紀

王旦登柄用凡十八年為相首末凡一紀國史

兩入中書

李文正以司空致仕於家燈夕以安輿就其宅台至賜

坐親酌飲之曰昉兩入中書未嘗傷人害物宜其所享

如此言行錄　又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皆再入退朝錄　又宋

朝三入中書惟呂文穆趙韓王同上

三遷至相

宋琪興國八年正月以兵部員外郎為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平章事

乘舟偏重

紹聖初章子厚名入相與陳瓘同舟因論國事陳瓘曰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之右則右重倶不可也熙寧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

推車主行見前爭事上前

古今文集

雜著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徳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馬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斵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馬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

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宫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

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

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

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

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

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人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常於門下省議事之所謂之政

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起復授左僕射
魏徴授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
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
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
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
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
以擅畜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讐不可

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啟之於萌伐柰不賞削柰不封聞荒不救見饉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鉞有酖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强之後

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爕理化為權衡論道變為機紐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誡無罪記云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萬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於房魏

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徳亦皆務于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爾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之門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闕未闢玉漏猶滴相君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使泰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思使進之佞臣在朝思使黜之六氣不和災眚薦

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徳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君有憂色構巧辭以説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言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

君言焉時君㦤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哉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茍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葢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

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韓琦也則不然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

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葢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

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于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僕射議

杜佑

按僕射秦官其名則微其職甚細東漢以後雖委任漸重職司會府而非百僚師長之職也又按丞相亦秦官

秦氏每羣臣上表皆云丞相臣某為首漢之宗臣蕭何為丞相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有疾法駕至第問得戮二千石申屠嘉欲斬內史晁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重當伊周之地廢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為首大司馬將軍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嘗置左右亦嘗攺為相國亦為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為三公於天下無所不統後漢亦以三公為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相也其後為丞相或為相國或為大丞相

雖互為之名其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導劉義宣齊高帝梁武帝爾朱榮侯景陳武帝齊獻武隋文帝皆為之歷代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為贈官然自秦以降實居百僚之長今尚書令總領衆務提舉綱目僕射貳之誠為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之任宜侍中中書令如直以尊崇則太師不然上公太尉始可師長命百僚也龍朔中天寶初嘗改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遠叶伊尹仲虺為左右相周公名公相成王為左

右之義斯誠允當或謂尚書令僕射則録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按前代録尚書霍光張安世王鳳趙熹牟融鄧彪張禹李固王導褚彦回齊明帝之徒或是三師或是三公或是大將軍大司馬兼之皆秉朝政猶古冡宰百官總已實宰輔也其時别自有令僕令僕射雖嘗改為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未崇極上有三師三公尚書令七人豈比前代丞相受任也其襲舊名無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按前代使持節得戮二千石其王公

已下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數班秩皆如三公置府辟吏令並豈有其實乎此例甚衆不能遍舉妄有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為百僚師長也又與丞郎絶禮若以隅品致敬則諸司長官與隅品僚屬其可絶禮乎斯不然矣謹議

上光範書　　韓愈

正月二十七日韓愈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孟子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此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博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後十九日復上書曰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

為乃復自納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説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後二十九日復上書曰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髪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

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

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

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徳至比於百執事豈出其下哉其所稱説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説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

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

上杜相公書

曾鞏

夫宰相者以已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者其舜也歟卒之為宰相者無與舜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强

對耶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冑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文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

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耶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間閣下為宰

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還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内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倡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人佐人主立州縣學為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

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施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充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充其志豈愧於五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鞏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覲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覲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

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獘不易此矣則未甞不愛其明也覩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則未甞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㬰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門下釋衮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

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

賀陳丞相書　　　朱元晦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賛襄密勿凡所論執皆係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凜凜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

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説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待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几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説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盡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

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葢聞古之居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未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

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尤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為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

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為大官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輔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強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為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之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覆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為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

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律詩 古詩附

獻僕射相公　薛許昌

清如冰室重如山百辟嚴趨禮絕攀彊敵外聞應喪膽平人長見盡開顔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閒致却垂衣更何事幾多詩句詠關關

贈寇相公　陳充

十年閑纜濟川舟今日開懷叙九疇道合自符伊鼎用人賢非在傅巖求寰區更喜民無病稼穡先知歲有秋長與聖朝俠壽域飡霞難訪赤松遊

沙路曲　李賀

柳陰半眠丞相樹珮馬玎玲踏沙路帝前鬐笏稱南山獨垂重印押千官金鐫篆字紅屈盤沙路歸來聞好語旱火不光天下雨

題相州韓相公榮歸堂　歐陽修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鐘鼎勒元勲不須授簡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詩話

老鳳不去

曾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雖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饑烏臺上噤無聲未幾曾公亦去

詩占大拜

唐韋相國罷右司員外郎寄寓荆州作詩云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鈎鈎即京兆大拜氣槩詩中已見之矣北窗瑣言

作詩相嘲

楊収王鐸逢皆同年也収作相逢作詩曰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咸鳳偶時皆瑞聖廌龍無水漫通神収大銜之王拜相逢又作詩曰昨日鴻毛萬鈞重

今朝山嶽一毫輕鐸又愁之

在中書十四秋

真宗時王旦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祥符之間頌聲洋溢旦之力也兩府凡有大事真宗曰曽與王旦議否旦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陜郊處士魏野以詩寄旦曰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旦感悟遂求退

登庸衣鉢相傳

郤氏聞見録范魯公質舉進士主文和凝愛其文以弟十三登第謂質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質以為榮有獻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後果為相

平章事

歷代沿革唐太宗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之名葢始

於此永淳元年以黄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御自待舉等始自是之後終唐之世不能改唐百官志

宋舊相特命平決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中王文正公以首相告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懇辭不拜慶歷初吕文靖公亦以首相求罷拜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辭之元祐初文忠烈公自太師落致仕除平章軍國重事未幾吕正獻公以右揆求去亦除司

空同平章軍國事潞公五日一朝申公兩日一朝開禧元年初置平章軍國事以命韓侂胄蓋侂胄繫銜比申公省同字則其體尤重比潞公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見朝野雜記嘉熙後又加以重字以喬行簡等為之位在丞相之上元尚書省設平章政事二人位在左右二相下

羣書要語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書堯典坐朝問道垂拱平章周興嗣文金鉉重名銀章賁服劉禹錫代平章事表

僕射平章

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

冢宰平章

裴冕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代宗立詔攝冢宰固辭以疾乞間日入政事堂平章事帝優之聽入閣不趨為御小延英召對唐本傳

皆先平章

唐李珏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

不帶平章

唐裴度奏狀不帶平章事昭愍皇帝謂韋處厚曰度既曾為宰相何無平章事處厚因奏為逢吉所擠裴度自僕射出鎮興元遂於舊銜減落帝曰何至是耶遂復詔同平章事

天子尊禮

杜佑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乞致仕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因乞骸骨許之分紀

天下重輕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三五日一入中書狀貌不踰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上對既有功名震四夷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上同

中官昇堂

唐故事宰相不于政事堂邀客時海内多務丞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詔令至中書者引之昇政事堂仍致榻待之李峴為相即令去榻

典章書壁

李愚為平章事性剛介往往形言幾無人倡和者但舉六典之舊章書之粉壁其經緯大畧全無所施

閱表得名

宋璟罷帝欲用張嘉貞而忘其名夜召韋抗曰朕嘗記

其風操令為北方大將姓張而複名卿為朕思之夜半因觀文臣表奏一閱而得其名遂以為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張嘉貞傳

上簿置名

鄭綮每以詩託諷中人有誦于帝前者昭宗意其有藴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鄭綮傳

五日入中書

鄭覃以疾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以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分紀

三日入中書

裴度數引疾不任機事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同上

對盧杞姦邪

唐李勉以檢校司徒平章事貞觀初帝起盧杞為刺史袁高還詔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奸邪朕顧不知謂何勉

曰天下皆知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時韙其對

絕輔國求相

裴冕為僕射平章事時李輔國驕甚求為宰臣肅宗曰以功勲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輔國諷冕聯章薦己帝密謂宰臣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入奏帝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深銜之

乘輿入門

五代盧程自太原觀察判官命為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塵顯位舉止不常受命之日即乘肩輿騶導喧沸帝聞呵導之聲詢於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帝駭異登樓視之笑

求帶許郡

漢蘇逢吉為司空平章事貪黷貨財無所顧避求仕人稍有物力者即遣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時秦王從曮子永吉至闕下逢吉謂王之裔必有重貨乃遣人求先

人玉帶且以一郡許之永吉辭以素無縱有者不堪奉

獻逢吉乃市一玉帶價數千緡使永吉償其直

名教宗主

五代趙光逢為平章事嘗有女真寄黃金一鑑於其室

亂離女真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

尹張全義請付諸宮觀其舊封尚在光逢兩丁廊廟四

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闇室搢紳咸仰以為名教宗

主

清白宰相

宋慶歷間杜衍為平章事苞苴寶貨不敢到其門時號為清白宰相

足尊老成

文彥博名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覿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為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令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遂下制如公言事畧

與聞重事

平章軍國事祖宗所以優待元勲重徳之意王吕二公所平章重事之日不可得而考潞公所謂重事則大典禮大刑政侍從管軍三京尹三路帥臣以上乃與聞之比申公去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關第省其常程細務而已朝野雜記

重事參決

天禧元年王旦太尉兼侍中許五日一赴起居每起居

日入中書或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決分紀

大事同議

慶歷三年詔宰臣呂夷簡每有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以聞以夷簡宿疾在身故有是命同上

大政共議

文彦博平章軍國重事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廟堂與執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

時游廟堂

東坡行呂公著平章制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機之煩又云毋廢議論時游廟堂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同至都堂議軍國事

士艷其榮

元祐元年以呂公著平章事事國朝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事四人其二人則呂公著父子也士艷其榮通畧

使問其年

文潞公彦博平章軍國重事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契丹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醻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穿古今洽聞强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言行錄

雜著

讓同平章事表　　李嶠

臣言高品吳千金至奉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徐泗濠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者初受恩榮若登霄漢退思塵忝如履春氷中謝臣聞以德詔官以勞定賞苟或虛受人無勸心臣自守方隅累更時歲荷唐虞宣力之寄乏齊魯報政之能愧無可稱以荅高位豈意聖慈弘獎天澤薦加以燮贊之崇

名被庸虛之陋質懼速官謗有玷大猷伏以宰相之職安危是注其在當否繫于慘舒惟以材升例無平進舉不以德則負蒼生之望苟非其人或致夷戎之哂臣雖愚昧嘗覽前言豈敢冒榮遂安竊位輒思事理冀盡芻蕘若以汴河要津漕運所切徐方俶擾師旅未寧謹當上稟睿謀下貞戎律尅期而進屈指可平勵衆之先是臣之志既行其事必在正名所加節制安敢飾讓至於銀青貴服金鉉重名勲績無聞豈宜濫及伏乞賜寢前

命俯亮愚衷微臣有遂心之宜聖朝無不稱之服名器斯慎退讓有聞遐邇聆風孰不知勸

為趙庶子謝平章事表　　權德輿

祗荷成命捧讀詔書心魂震驚拜忭失所中謝臣聞燮賛化源參和鼎實上合一德以平六符苟非其人所繫斯重臣本虛薄素無器能徒以文藝獲承代業比肩多事陳力清時累叨渥恩踐履官序頃歲奉職中禁草議南宮遂忝左曹列於近侍顧常内訟巳慮曠官豈謂宸

眷特加擢任非據伏自循省不知所安且臣去冬尚守郎吏今纔一歲遂偹台司茍非全才難塞公議雖鞠躬匪懈必盡事君之誠而宣化未能恐累知臣之舉生成難報覆餗是憂伏以面奉德音不敢更有陳讓拜章感涕上荅何階無任荷戴惶懼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代杜司徒謝平章事表

臣某言伏蒙獎拔超践鈞衡慮玷大猷昧死陳讓再奉嚴旨不令固辭恩厚命輕位高責重中謝臣聞天下安

危注意將相處論道具瞻之地當總戎作鎮之權雖叶夢而求無聞秉鉞之寄登壇以拜不兼調鼎之榮授受惟艱伊昔猶爾況臣庸瑣何以克堪陛下玄造曲成大明私照俾掌戎律復參廟謨寵光之命在臣已極毫髮之效於國何施謹當罄竭微誠奉遵至教仗天威以懾不順敷聖澤以遂羣生上分旰食之憂下塞素飡之責力誠不足心實念茲伏乞皇明俯賜昭鑒臣恪居官次遐守藩維不獲伏謝彤庭陳露丹愫心存闕下同犬馬

之戀恩身在淮濆仰雲天而結思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除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見太師部

除呂公著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見司空部

鄧潤甫

律詩

上平章王相公

魏野

聖朝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七